



琴台客聚

## 學英語要看實況

筆者介紹過許多香港家長迷信的「不要輸在起跑線」這一咒語是何來歷。那是台灣地區多年前一起「奶粉廣告」的用語！真是誤盡蒼生！嬰兒食品以母乳是第一優先，除非產婦健康條件不許可，初生兒捨母乳而吃牛乳，立馬就「輸在起跑線」！香港小孩如果上了兩年幼兒園、兩年幼稚園、六年小學，剛上初中就算是學了整整十年的英語，這樣就能說得流利的「英式英語」嗎？倒是十中有九是虛擲金錢、浪費人生！

要學好英語，在學期主要靠家庭環境。這不是說經濟條件，而是以家長的英語能力能夠創造出怎麼樣的語言環境！畢竟父母才是小孩的第一批語言老師，中國小孩的父母能操流利英語，勝過花巨費聘請洋人洋婦來個別授課！

小學中學處於師生比例，要學好英語這門外語，還得要靠學生自己「加操」！比如近年在國際政治舞台光芒四射的外交部口譯員（香港稱為「即時傳譯」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除了經歷中英雙語互譯的「地獄式訓練」，還得要深入認識英語世界的歷史、文化、習俗……等等全方位信息。筆者是筆譯專業，修習過程和實務工作就輕鬆得多了。有一位前輩憶述上大學時的經歷，說道數年以來只幹3件事：吃飯、睡覺、讀書。結果這位前輩算是拙於詞令，人也算是不很合群。

學習「專業級」的英語，必須要有「動機」。曾經看過一篇報道，談及香港一位飼養觀賞魚的超級專家。他的本事深得「行家」推許，於是有意外國財團要請他出國擔任要職賺大錢，後來因為

此君的英語能力實在不行，計劃最終告吹。如果他能得到英語訓練的機會，當可在一個更大的「舞台」發揮所長。不能出國固是可惜，但也無損他在行內的崇高地位。

中國人要不要學好英語，要學到多好，還得要看看個人情況。剛逝世的名演員曾江早年曾留學外國，在同輩行家之中學歷特優，到荷里活（Hollywood，內地慣譯好萊塢）發展，語言方面全無難度。國際巨星成龍又是另一個故事。成龍未紅遍全球之時，經理人給他安排到荷里活接受訪問，結果因為不會說英語，「臨門一腳」取消了！就如那位養魚專家一樣！後來的發展大家都知道，成龍苦練英語，終於可以不必有翻譯幫助，就可以接受英語訪問。當然，成龍的英語水平只能用在日常衣食住行，以及討論動作電影的攝製。其他生活方面就不大靈光了，亦不會讀和寫英文。不過這樣子的水平剛好夠用，以其江湖地位，其他人也只好接受。

如果你沒有其他特別的本事，外國人也並非一定要求你合作不可，則你縱使學到牛津劍橋那個級別和風格的英語又如何？畢竟非我族類，英國紳士不見得會待見於你！

漢字漢語的國際地位必將不斷提升，客觀事實卻是大部分學術期刊都用英語，漢語取代英語成為「第一國際語言」的路還有很長很長……

二十一世紀中國小孩，還要不要學好英語？

筆者認為還得要與時並進，遇上有潛能、有興趣的小孩，家長不妨多撥資源（包括金錢和時間）支持。但也不必勉強，順其自然可矣！



人生感觸

## 「大款」記事

大概是4年前，我在朋友的酒局上認識了他。那天，春節剛過沒多久，尚在正月裏，夜晚的風很涼也很硬。幾個天南海北的人，在黃埔一家五星級酒店的露天酒吧，天南海北地聊着。朋友從上海來，在港大做講座，只待一個晚上，所以就一幫彼此並不相識的朋友邀到了一個局上。略坐了一陣，我本來覺得很無趣要走，他忽然出現了。

「不好意思，來晚了來晚了。」他用粵語打着招呼，發音標準，卻少了些恣意的港味。朋友忙向大家介紹：「這位是劉先生，都叫他『大款』，金牌保險經紀人！」一聽是賣保險的，我愈發想走了。朋友眼尖，立即先把我推給了他：「這個中學老師不簡單，寫過不少書呢。」剛剛落座的大款，立即彈起身，來到我身邊，做握手狀。我的右手只伸出去半尺，就被他一把牢牢捉住：「哎呀，既是老師，又是作家，我最喜歡寫字的人了。」這次他說的又是普通話。

一句「寫字的人」，讓我打消了提前離開的念頭，對大款有了那麼一點興趣。他打招呼的熱情那麼套路又浮誇，卻能落腳到「寫字」上，顯然在這個行當裏千錘百煉，比起剛剛入行的黃毛小子，多少有那麼幾分功力。那晚，我知道了這個大款也的確不简单：先是從安徽考到上海讀了本科，然後來到香港，讀了碩

士，又讀了博士，本來可以安安穩穩地在研究所裏做基礎研究，聽說還是研究與航材材料有關的高端領域、前途大好，可他偏偏看到了保險業的快錢易賺，就跳出了舒適圈，毅然加入了推銷員大軍。

「別看都叫我大款，那是因為我的名字裏有個款字，其實我也沒賺多少錢，只不過比做研究的枯燥，幹這一行要自由靈活，生活也要豐富得多。作家要體驗生活才能寫好作品，我們也要和不同的人群打交道，才能設計出更好的產品嘛。」看着他頭頭是道地說起這些，我心裏五味雜陳：選擇怎樣職業固然是個人的選擇，無可厚非，但眼前這個看起來獲得了個人成功的大款，卻明白無誤地告訴眾人，縱然是千辛萬苦博士畢業、開展看似體面的科學研究，但在面對高企的房價、現實的生活時，又有誰能保證自己不動心，然後甘於清貧地堅守呢？

聽大款說，有相當數量的來港讀一年制碩士的內地生，畢業後或是看着保險經紀賺錢容易，或是為了一紙工作簽證，選擇了入行。我問，如果大家都在做保險經紀，哪裏來的那麼多客戶呢？大款嘿嘿一笑：內地人多，是個大市場啊。

那晚聚會，再也沒見過大款。疫情到來，內地人來港不易，大款現在是否又找到了可以觀察生活且熱錢易賺的新工作？到底是一聲嘆息。



心窗常開

## 與佛有緣 童年憶甜

潘明珠

近日宅家，我老媽說自己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把丈夫留給她的股票全數賣出了。她說，這樣乾淨利落，若一旦被急召要「夠鐘走了」（她指或新冠確診有事），就不會給子女帶來麻煩，處理身後事也簡易得多。

這些日子，每次她看電視新聞報告疫情嚴峻，便不時提到生死有命，要為身後事作準備。

我總是借故轉移她的話題，不想她常想負面的事。我趁機央求老媽講下我的童年往事！她說：「不知你記不記得自己BB時……」我說：「嬰幼期的事？怎記得？」

老媽最近常去探1歲的曾孫女，說小B女極精靈，大人說話她睇大雙眼留心聽，似事事都聽懂呀！當她講生日快樂時，小B女即指着那個設計成「1」字的蛋糕，或B女將來會記得這些美好的畫面啊！

老媽話中有份肯定感，然後她栩栩如生地向我描述一些我稚嫩時的特別畫面。她問：「你記得嗎？你出生時，臉兒胖嘟嘟很可愛，身體特別柔軟，但我抱你時，你雙腿總是像佛陀那樣盤坐着，左右腳纏得緊緊的呀！」她曾試把我的嬰兒小腳拉直，但一下子我那雙腳又纏得緊緊了，像個小佛陀呢！老媽一邊說，一邊用手比畫示範，似乎那畫面歷歷在目，那麼，我幼時豈不就與佛有緣了？

老媽憶說她懷着我時，曾去萬佛寺拜羅漢，古老人相信孕婦懷孕時看到的事物，會給肚裏嬰兒深刻印象，嬰兒生出來就會受影響。

我媽擔心若我持續像一尊小佛陀那樣屈腿，恐怕將來學行有問題。於是她攜我去看中醫，中醫竟順着阿媽的話說：「你個女與佛有緣，這是好事，你在唯有每天都拉下你女兩隻腳仔，拉下日子有功，使腳伸直吧！」

媽媽指着玻璃櫃上的黑白老照片說：「你看，你2歲拍照時都盤坐着呢，我湊你頗辛苦呀！」她莞然一笑，回憶中的苦或都變甜了。我笑着給老媽遞上一杯茶：「你辛苦都值得囉，我可是特別孝順又特別乖！」今年適逢母親節和佛誕在同一天，我母女倆這樣對談往事，分外親暱，往事令人懷緬，老媽說：「回顧一生，生下你們兄弟姊妹，個個養育成才，算是我最大的成就。」

慶祝母親節之際，我願母親晚年天天生活愉快，身心安康，盼為子女女的，多些和父母傾偈話舊，回想中你會發現，珍貴的童年記憶，會一直予人養分，讓人好好生活，愈加珍惜眼前人。



「佛陀」的塗鴉！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 感謝所有無名英雄

在漫長與新冠病毒搏鬥的歲月中，在我們不敢與任何人接觸，連電梯按鍵都要隔着紙巾，恐懼地整天不停擦酒精搓手液，惟恐沾上一粒細菌，就可能一命嗚呼！這些日子，百多萬人染疫，又是誰人去為他們救治，又是誰去保護我們的城市，誰在為徬徨者送上物資？這艱難的日子，感謝無數戴着口罩、穿着防護衣，甘冒性命危險拯救和幫助大家的無名英雄，不論你曾付出多少，你們都值得被稱為英雄，香港應為你們而驕傲，應該對你們說聲感謝！

有一親人早前接獲政府通知確診，自因單位內，獨自在家中隔離，政府送上必需防疫用品，家人送來食物，一個人經過十天檢測由陽轉陰，得以重獲自由，其後請防疫中心代轉有關機構派員消毒家居。她恢復上班，我便代為開門。只見兩位負責消毒的人員，

全身穿上密封的防疫裝束，帶着眾多消毒劑來。一位是年輕女子，另一位看來是60多歲的男士。兩人在單位內忙了一段時間，仔細地為全屋噴消毒劑和抹擦。在既熱又焗、消毒液濃烈的環境下，委實並不好受。在他們離開之時，我深深表示感謝。進入確診者的家，就是走進細菌裏，把自己置於危險中，是很偉大的行為。

在香港逾百萬人染疫的恐怖日子，除了醫護人員去救治，還有護理員、清潔工、義工、的士司機等等，在不同崗位付出，在大家徬徨無助時送上物資和提供服務。

早前一批又一批的內地醫護、護理員、工程人員等等，更在香港水深火熱之時，前來襄助，離鄉別井，日以繼夜地為異地的陌生人服務。

你們每一位都值得我們深深說聲：感謝！



◆疫下的無名英雄。 作者供圖



百家廊

李大春

小時候，只要一聽說父母單位有聚餐，足以讓我們幸福得像花兒一樣。一遇逢年過節，我們最喜歡父母親單位的聚餐，那種期盼、那種等待，總是在肩歡眼笑中度過。因為父母聚餐時捨不得獨吞那美味佳餚，一定是帶上鋼精鍋把聚餐的食物分回來與我們共用。那時，等待也是一種快樂，姐妹們早早洗好碗筷擺在桌上，筷子在碗邊上邊敲邊唱：羊打鼓、虎吹號、豬喝酒、狗吃糕、熊吃西瓜不用刀、小兔吃蘋果、狐狸吃香蕉……當派去門外「偵察」的小妹遠遠看見父母的身影，三步併作兩步迫不及待地跑回來報告這一喜訊時，我們那激動、那高興勁簡直是無法形容，當那些分得的菜餚擺上餐桌，我們的筷子如下冰雹，重力加速度，一會盤光碟光。那晶瑩剔透的紅燒大塊、那珍珠粒粒的米粉肉，就連那平淡無奇的蘿蔔乾，總讓我回味到今。

參加工作後的那年國慶，我有了人生意義上的第一次聚餐。國慶日前夕，班組裏除了派去幫廚的，其他人安排單位大掃除。大掃除之餘，我偷偷地跑去食堂看殺那頭自養的大肥豬，只見幾位自告奮勇的師傅們用借來的豬鉤鉤着豬的脖子，奮力將豬拉出豬圈，齊心協力將豬架在一張長條桌上，經驗不足的師傅用殺豬刀在豬的脖子下捅了幾下，豬血噴了出來，用臉盆接完豬血後便鬆了手，不料，那豬掙扎幾下後竟然滾下桌來跑了，大家嘻嘻哈哈趕緊關了廠門到處追趕，好不容易才將豬重新架到桌面補了刀。下午，我們這些小年輕被安排到廠內菜地拔新鮮蔬菜，到荷塘挖自種的蓮藕送往食堂，並將乒乓球桌拆開、把工具桌擦洗乾淨，全都搬來做餐桌。聚餐開始，不分主次，十人

## 聚餐

一桌，自由組合。有位老師傅硬要擠入我們這些小青年組合這桌，席間，他組織我們划拳，我們說不會，他說可教我們，可划起拳他盡輸，嘴卻不停念叨：哎呀呀，今天是怎麼了，盡是徒弟打師傅呀。另一位老師傅見狀，偷偷地跑過來在我耳邊道：他想多喝酒，又不好意思一人多喝，所以故意輸給你們。我們聽後樂了起來，決定讓這老師傅輪個夠。席罷，這位老師傅藉着酒意卻道出了他來我們這桌的真正意圖，他說：「你們這些單身漢一人吃飽全家不餓，我可是上有老下有小，剩菜就全歸我吧。」物質貧乏的年代，人們為那一點的食物可謂絞盡腦汁。

參加過單位的多次聚餐，家裏姐妹們有了意見，說我自私，家中其他成員聚餐都是帶鍋分回來共用，而我只圖自己嘔光。我怕眾怒，只好妥協。此後聚餐，我也帶上鋼精鍋擠入到師娘們的行列。那時，單位的廚房是敞開式，大家可圍着案板看大師傅一勺勺均勻分菜，大師傅的認真可謂做到了一絲不苟，分菜時不時蹲下身來閉上一隻眼睛如水平儀般地測量碗中的菜份，但站在案板前的師娘們卻用那細如針眼的觀察能力早已瞄好菜份中的誤差，待大師傅一聲令下，師娘們眼疾手快立即挑走了自己看中的那份。但當大家將菜倒入帶來的鋼精鍋時，卻發現每個分菜的碗底下都墊了個翻了面的盤子，每份菜的容量造了假，大家看後都哈哈大笑，誇大師傅主意多，讓大家飽了眼福。這造假，不僅沒有破壞大家的心情，卻倒增添了聚餐的樂趣。

從前除了逢年過節單位聚餐，其他聚餐的機會是少之又少，但如能參加一些重要的會議，也可遇上聚餐的機會。那年，縣裏召開青年團代表大會，會議結束後舉辦一次聚餐，我們與幾位縣直機關的代表相

邀一桌，有一位鄉鎮團幹也插入到這桌來，那時聚餐不但沒有酒水，甚至沒有凳子，站着吃。當聚餐的菜上齊大家吃得差不多時，這位團幹突然對着桌面「猛烈」地咳嗽起來，不少唾沫濺入菜中，我看後有些惱怒，剛要發話，同桌的一位團縣委幹事扯了扯我的衣角，對我低聲道：「他家窮。」一個「窮」字讓我略有所悟，我對其他代表說：「我們都吃飽了，勤儉節約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這些剩菜就由這位代表代表我們處理吧。」那位團幹用感激的目光看了看我，羞澀地從挎包中掏出一個草包來，將桌上的剩菜打入包中。

如今生活好了，隔三差五就有場聚餐，特別是五花八門的聯誼會如同學會、朋友會、戰友會、同鄉會、梓梓會等等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聚餐已演變成名目繁多的社交，甚至已從單純的追求口福演變成追尋餐桌文化的風潮。

一次，同學會在我家舉辦，我別出心裁，搞了個創新。我要求每兩位同學自由組合，自認為什麼菜好吃，就選擇這道菜，但從採購到下廚必須各組獨立完成，不會下廚的同學也可以叫飯店送菜，但不能參評，購買的食材全部向我報銷，本次聚餐設立一、二、三等品味獎，由全體同學做評委評選出名次。那天，我在家準備好油鹽醬醋和獎品後，就在家坐享其成了。同學們來後，一組組陸續下廚做菜，席間，大家不但吃得津津有味，並且暗暗記下自己心儀的那道菜。席畢，我給每人發了小紙條，請大家評判，不料，評判結果竟然大出意料之外，第一名的竟是一道只花了十幾元錢做成的竹筒炒肉片。發獎時，大家感慨——其實簡樸也是一道美味。

聚餐，如今成了人們心中的一種回味。



網人網事

理美美

## 另一種難民

當今世界頗不安定，其主要標誌之一就是各種難民不斷湧現。但其中有一種難民，至今還沒有為更多人注意，那就是氣候難民。

氣候難民者，即因為自然災害而失去土地和居所的難民。據外電報道，全球變暖帶來的異常天氣正在世界各地製造大量「氣候難民」，其數量甚至已經是因為武裝衝突導致的難民數量的3倍。例如2020年，全球因戰爭淪為難民的人數約為980萬人，但同一時期產生的氣候難民卻已達到了驚人的3,070萬。還有測算顯示，到2050年前，氣候難民的規模更可能超過2億人。

和氣候有關的數字，總是不被人注意，但一經注意，卻又總是觸目驚心。

再比如，我們身處的這個地球，自然災害的發生頻率正在以驚人的速度猛增。世界氣象組織的數據顯示，洪水、乾旱等災害的發生頻率已經從50年前的每10年711起增加到10年前的每10年3,000起。香港理工大學半個月前剛剛發布的報告顯示，以往的普通旱情通常需時5至6個月甚至更長時間醞釀才會達到最大強度，但在2000年至2020年間，中國東南5天之內形成的「驟旱」，佔同期所有驟旱的比例上升達18.67%。

伴隨着高頻的，必然是破壞力增大。世界氣象組織估算，截至2019年的10年間，因氣候變化導致的全球經濟損失已達1.4萬億美元，也即是在40年的時間裏，擴大到了此前的8倍。其中，歐洲經濟損失近5,100億歐元，約14.2萬人喪生。最發達的國家尚且如此，欠發達或

發展中國家怕是要更慘。世界銀行去年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預計2050年前全球將有2.16億人淪為氣候難民。其中，8,600萬來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4,900萬來自亞太地區，4,000萬來自南亞。

不僅如此，聯合國不久前發出一份「關於氣候變化的紅色警報」，指出格陵蘭島、南極洲等地冰蓋融化將抬高海平面，最終會導致數億人逃離家園，淪為氣候難民。

官方恐怖預言已經發布，那麼，人類現在該如何應對呢？

減排減排減排，這個老生常談已經說破了嘴皮。包括聯合國的「紅色警報」裏也又說了一遍，人類活動——主要由燃燒化石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是氣候變暖的主因。全球加速變暖很可能帶來嚴重的人類苦難和生態災難，避免的唯一方法就是大幅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各國官方也都清楚得很，早在2015年的《巴黎協定》中，各國就承諾共同努力，定要把全球變暖幅度控制在「遠低於」2攝氏度的範圍內，最好控制在1.5攝氏度以內。

但這個1.5或者2的「全球共識」，人類至今卻做得並不怎麼樣。

「另一種難民」也許是最難心的發問者。可惜，除了官方，大多數人類自身卻既聽不到這個聲音，也意識不到這聲音真正源自何處——就在剛剛過去的「五一」勞動節星期日，香港氣溫驟降15度，成為105年以來最冷的「五一」，專家說是受拉尼娜現象導致的極端天氣。看吧，其實準氣候難民並不是遙遠的某某，他近在咫尺，就是我們自己。



信而有征

劉征

最近有3個音樂界的事件發生。一是久未露面的崔健引發的。他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沉寂之後就脫離了流行。前幾年出來拍了一部搖滾味十足的電影《藍色骨頭》，也是十分抗拒這個時代的。就像我那位曾經當過崔健經紀人的好朋友所描述的，新千年的崔健很孤獨，在他獨自一人的時候，他時常狂吠。現在，崔健因為要做一場線上直播被瘋狂轉發了。

第二個事件是坂本龍一的線上音樂會。如果我沒記錯，這應該是他疫情以來面對中國觀眾做的第2場線上音樂會。不過依然很受歡迎。無數人都在朋友圈無私地傳播這個消息，以至於坂本龍一的直播間裏擠滿了人。

第三個事件比較新穎。是新褲子樂隊的一次行為藝術。他們的主唱龐寬在抖音中借來一個賬號，開了一場歷時14天的直播。在這兩個禮拜的時間裏，他身處於某個展廳，搭建了一個高台，台面4平米，僅能容納最基本的行動。龐寬的吃喝拉撒都在上面，有水、自熱鍋米飯、手機、馬桶、換洗衣服和被褥。這幾個事件不全跟音樂有關。但我們姑且

## 3個與音樂有關的事件

把它們看成是音樂界的故事。如果硬要歸類，沒有進行音樂表演的龐寬和唱歌的崔健反倒一致，他們都展現出了一種搖滾精神。倘若你認真地去看崔健，他還是那麼旁若無人，停留於上個世紀；龐寬則要用日常來反日常，當我們無法忍受他所展現出來的生活（頹廢、懶散、髒、手機），這種生活就成為了應當被反對的。至於坂本龍一，似乎柔和很多。他有一個關於生命和關懷的主題，希望自己用音樂完成一種心理撫慰。

不過他們的不同只是表面的，其實他們都一樣。這三場經由互聯網被觀眾接收到的事件，完全與互聯網無關。崔健和坂本龍一大可以在線下開音樂會，他們的表演不會因為傳播渠道而發生變化。龐寬的行為更互聯網，可他借由自我暴露體現互聯網對身體的禁錮。確切地說，不是那4平方米的狹小方塊禁錮了他，而是手機可以使他忍受不動。所以他們的表演只是一種展現，這意味着他們並不準備交流。

於是他們與觀眾就完全成了不相干的。那麼多人去看崔健，可並沒有幾個人與與屏幕進

行靈魂互動。坂本龍一的前兩首歌曲直接勸退了很多人，因為他請來的日本音樂家展示的是實驗音樂。這些作品因為超前的實驗性變得不可理解。觀眾的反應直接暴露在彈幕當中，那樣離題萬里，或空洞無味，讓你感覺語言的好像都是假人。相比之下，給龐寬刷彈幕的人真誠多了。不過這更糟，他被群嘲了。關注者只關注他吃什麼，怎麼上廁所。甚至一旦他開始上廁所，他直播間的觀眾就會瞬間翻倍。

假如在傳統的音樂廳，觀眾迫於肉體的限制，憑着一點對藝術的尊重，就會嘗試全方位去感受聲音差異帶出的音樂細節。那些不喜歡的，他們不會來。於是，共鳴的存在會推高藝術家的情緒，令他們的音樂活過來。或者龐寬，被展示在展廳，並因此進入藝術的討論範疇。現在，藝術湧入了很多外來者，他們不必費什麼力氣就追隨任何事件，又因為並非全全意和志同道合，這種喧鬧就徹底將追求理念的藝術家拖入深深的孤獨。在最喧鬧之處不被理解，這並不是什麼值得高興的事。所以我想，或許我們在無法離開互聯網的時候，更應當懂得在什麼情況下離開它。